

巴哈伊信仰：来自于 伊斯兰教的新信仰*

[英]尼尼安·斯马特著，高师宁等译

霍梅尼治下的伊朗不是一块宽容之地。伴随这股复兴主义的意识形态，某些组织自然会受到追剿。巴哈伊信仰(Bahá'í)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因为它被视为穆斯林异端，而非单独的宗教，而对异端，是不能有丝毫宽恕的。巴哈伊运动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其美国总部位于伊利诺斯州(Illinois)的威尔梅特(Wilmette)，世界行政中心位于海法(Haifa)。但我们还是可以视它为从什叶派伊斯兰教范围内产生的激进现代化运动。

巴哈伊信徒追随的是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努里(Mírzá Husayn-'Alí Núrí, 1817~1892)的教诲。此人也就是著名的巴哈欧拉(Bahá'u'lláh)，即“神之荣耀”。巴哈欧拉是巴布派(Babis)运动的追随者，追随的是通往真理的门，即“巴布”(the Báb)。被认为是“门”的是一个赛义德(Siyyid)^①，名叫阿里·穆罕默德('Alí-Muḥammad, 1819~1850)，出生在波斯的设拉子(Shiráz)。在其门徒看来，巴布是联系他们与什叶派传统中的隐遁伊玛目的纽带。后来他们卷入了反对现政权的起义，巴布在大不里士(Tabriz)被火刑^②处死。他的学说包括对《古兰经》的象征性解释，以及对救世主到来的期待。

在巴哈伊信徒看来，巴哈欧拉就是这个救世主。巴哈欧拉被囚德黑兰(Tehran)期间，经历了一次非凡的宗教体验。此后他宣布自己就是先知，大部分巴布信徒都追随了他。被流放伊斯坦布尔(Istanbul)之后，他和门徒又被奥斯曼人驱逐到巴勒斯坦，安顿在阿卡('Akká)。巴哈伊信徒也把巴勒斯坦视为圣地。

巴哈欧拉的长子阿拔斯·欧芬迪('Abbás Effendi, 1844~1921)，也被称为阿卜德·巴哈('Abdül-Bahá)，即“荣耀的仆人”，承担传教和组织的工作，先后游历埃及、欧洲和美国。他在遗嘱中指定自己长女之子绍基·欧芬迪·拉巴尼(Shoghi Effendi Rabbání, 1899~1957)为继承人。此时整个巴哈伊运动已经由一个委员会来管理了。

巴哈伊信仰的教义带有进化论的色彩。在它看来，世界各宗教，特别是它主要关注的西方三大宗教没有过时，也没有错误，而是都处在道路的不同阶段。因此，可以认为穆罕默德是“众先知的封印”，但这只是在他完成了前任工作的意义上而言。即使是巴哈欧拉，也会在适当的时候被人取代。这里更多强调的是神内在的不可知性，但是神的逻各斯会使自己为人所知。因此，巴哈伊在教义上

* 原载[英]尼尼安·斯马特：《巴哈伊信仰：来自于伊斯兰教的新信仰》，高师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① 即圣裔。伊斯兰教对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所传后裔的尊称。——译注

② 此处有误，应为枪决。——编者注

bahá'í

倾向于宗教真理的相对性,以及所有宗教本质上的一致。

从叙述角度来看,巴哈伊信仰认为巴哈欧拉开创了一个新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将成为行动的主要舞台,向着世界政府发展而去,并且重视人类平等及男女平等。世界语言(即英语)和人类事务中的非暴力态度都受到巴哈伊信仰的青睐,因而在伦理方面,巴哈伊信仰强调兄弟姊妹之爱,禁止喝酒,服务人类。

在仪式层面,巴哈伊信仰要求每日私下祈祷,还有一定时间的斋戒,但它不是很仪式化的宗教。由于相信各宗教本质上的一致,因此巴哈伊信仰对各种形式的宗教经验,包括沉思方面的发展都很关注。在组织层面,它有一个神权政治的选举体制。至于物质表现,各种不同的宏伟殿堂,比如位于威尔梅特的那一座,都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型建筑,用世界各个信仰的象征标志装点。

简而言之,尽管巴哈伊信仰脱胎于什叶派伊斯兰教,并抓住隐遁伊玛目的概念,使用了什叶派末世论的主题,但它已经发展成一个全然不同的信仰,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和现代化的特点。它是精神革命的范例,在世界文化之全球化状态出现前,它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为这个一体化的世界作了宗教方面的准备。

因此,巴哈伊信仰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对更为传统的宗教之间的冲突感到不满并进行反思的人。在南亚和非洲,它那具有伊斯兰教的色彩但却外向型的信息,使它很有吸引力,信仰人数极大增长。在伊朗,它是最大的宗教少数派,但是近来由于伊朗革命的影响,却身处困境。目前巴哈伊的全球信仰人数约为 200 万。